

文小
庫型

證

章

王任叔作



證章

高聳天邊的東屏山，像一大塊濃重的黑雲，逶迤地橫拖在這黑沉沉的古城底東北角上。彷彿是一排守夜的衛士。

時間正交午夜。這大而無當的繁華的古城，開始從東北角起，一段段地沉睡下去。祇有遼遠的南面，還輝映着微弱的在濃重的黑暗的壓迫下，幽幽吐息的夜光。過分淒涼的略帶淫蕩的歌聲，彷彿從秋墳中傳出來夜鬼的歌唱，忽斷，忽續，忽近，忽遠，忽而跟流風消逝，忽而又隨夜氣飛來……叫人懷然想起一個將死的病人底掙扎的呻吟。但終於噙然一聲，時間的足跡掃過時，所有的繁華場面，全收拾在靜默裏了。

於是，東屏山山脚下那些住戶們豢養着的狗子，開始感到壓迫似地汪汪地叫出。這叫聲，是那樣的空虛，那樣的圓熟，又那樣的淒涼，彷彿全個古城裏市民底靈魂，在一聲聲

哀哭。——冷然地流過全個黑暗的空間。

這大而無當的繁華的古城，終於像一條腐爛的病人，整個寂然死去。所有鬼火一樣的街燈，如同祭靈的燭光，在閃爍中作夢。各個街弄，各條馬路，這時有幢幢的鬼影。——市民們底夢魂出現。

一切繁華的夢——大時代裏小人物的難以實現的企圖。大人物的凌空的壯舉。賣淫婦出格的笑聲中一份悲涼打算。企業家飛舞着的算盤。暗殺者機密的夜謀。小偷強盜捨身的行動。法官們四張着的法網。警士底黑漆的棍棒。小科員們嚇人的證章。小販們底苦叫。清道夫轉動車子的聲音。蚊子底垂死的哀叫。垃圾們被拋棄的歎息……——全都顯現了。於是那住在東屏山下世界湖裏，像一匹泥土撲落的蠃蝦蟆——咱們的親愛的杜清白，突然醒過來了。

『喂喂！他一醒過來，就伸手搖着睡在身邊的老婆，那麼的叫。『有打門的聲音呢，你聽到嗎？碰，碰，碰的。』』

他那年青的老婆，就像一匹死豬，睡得爛熟。怎麼也搖不醒來。哼唔了一下，轉過身，又睡去了。彷彿日裏做了吃力的苦重的工作，此刻是疲倦得要死去。但實際上呢，她白天裏除偶然打發幾餐飯以外，什麼事也沒有上手過。不過近來她那身子可發財發福地胖起來了。這就成為她貪睡的原因。

『醒來呀！醒來呀！有打門的聲音呢！』丈夫偏不放過她，拚命地搖。接着還湊過嘴去，咬着她的耳朵叫：『還不醒來嗎？有人打門呢——彷彿還在叫：「杜老爺杜老爺」呢。』

『唔！』這回，這發胖的老婆，才抹了抹眼睛，真個醒過來了。『什麼事呀？』可是她還意識朦朧的，有氣沒力地問。

『你聽到嗎？碰碰撞撞的，不是有人在打門嗎？』說着，他就坐了起來。同時，也把老婆攙起，肩挨肩的親熱地靠住。

老婆把頭搭在他的肩坎上，側着一隻耳朵聽。靜空中祇漾着一陣兩陣隱約的狗聲，跟那水窪裏彷彿深夜唸經的和尙敲着木魚似的閣閣的蛙聲。可沒有碰碰撞撞的打門聲。

『哪裏有什麼打門聲，怕是你在做夢呵！』老婆發着脾氣說。

『什麼？沒有打門聲嗎？那是你耳朵給耳屎塞住，聽不清哇！我此刻還明明聽到有打門聲，而且還不時的叫着杜老爺呢。』

『那是你在發熱昏了！』老婆馬上豎直身子，一把推過了他。險些兒把他推到床下去。『你日裏瞧到來游湖的，全是西裝、大袍上，掛着個證章，全是些做官身分；你瞧在眼裏，記在心裏，想想自己求官，足足求了三年，連芝麻綠荳官都不曾得到，發急了，連做夢也自以爲做了官，有人叫你老爺了。可是你別再發昏了，還是讓老娘睡覺吧！』

說着，她就拉上被頭，把身子退下被窩裏，睡了。

老婆這一頓搶白，可叫杜清白眼楞楞歎住啦！老婆是新式的。既未經過媒妁之言，也未有過父母之命。是自己戀愛上的。這種老婆的拿手好戲，第一是撒嬌，第二是使性子，第三便是愛睡。杜清白正爲了求官，足足求上三年，弄得他們所有東西，全都吃光當光，還沒有一星星的希望，整夜睡不着覺。可是老婆總是事不關己，夜夜睡她好覺。這回，真的有人

在打門叫杜老爺，她還是一個不理，這真叫他生氣。

『好，你不信，讓你睡着吧！』但他終究祇好忍着氣，這麼嚙嚙着。獨自披衣下床。好容易在桌子上摸得洋火，擦亮，點着洋油燈，這才瞧見一個瘦稜稜的黑影子，橫抹在那用發黃的白報紙東拚西補着的左面牆壁上。他開初吃了驚，以為是什麼鬼影子；但接着就會悟過來，不禁自個兒微微一笑，冷然坐下小板檯上。這牆上瘦稜稜的黑影子，也就矮了一段。

小小的房間，在這微弱的淡黃的燈光下，益發顯出寒愴。一張小鐵床，橫靠後面，跟那斑斑點點的發綠的牆頭接住。和這床成平行擺着的，是一張長條桌，靠在前面黑色朽蝕的窗檻下，桌上面，雜亂地堆着些紅綠面子的新式書本。左右兩壁，就分擺着四把椅子，兩個茶几。椅子面上，積有一二寸厚的灰塵。彷彿主人從沒有在這上面坐過。——而實際上，咱們主人閒着沒事，却確實老躺在床上數日脚——但這一切，對於杜清白是如何熟悉，——全跟自己的影子一樣的熟悉。它們一從木器店租來，彷彿就跟這主人共負起苦

難的運命，靜待「那個日子」到來。

「是呀！那個日子不是來了嗎？」杜清白突然站起，彷彿他左耳邊有人這麼在叫。但一會兒，這叫聲彷彿又變過了。他側下半個腦袋靜聽；不錯，這聲音是那麼個叫着：「杜老爺！杜老爺！開門呀！開門！」接着，又是碰碰碰的幾下打門聲。

「這回是一定了！忍耐了三年苦痛，飽看了三年人家的證章，這回可還不是嗎？」杜清白想着，拿起洋油燈，回過他那方扁形的濃眉大眼的黃瘦臉兒，向床上滾着灰白色被頭蜷臥做一團的老婆，直瞪了一眼，私下裏咒罵一句：「死懶貓！」就在這「死懶貓」響徹一屋子的打鼾聲中，悄悄地打開房門，溜到小院子裏去。

一院子的黑，空洞中顯出一份靜。秋夜的冷氣，陡的襲上身，杜清白不禁發了一身毛。手裏的燈光，一透一透地顯出些怯弱的樣子。緩緩地踏着滑溜的泥地，穿過小院子，摸上前進屋子的走弄，一手掄着灰塵撲落的上黑膩的板壁，一手高擎着洋油燈，低着腦袋細看着這高低不平的過道，小心在意地放下腳去；一步兩步，好容易才摸到堆滿魚網，釣竿，

籬、筐、鋤、斧等等雜物的大門邊。

果然，門外有個人站着等。就是隔着一扇大門，杜清白也可聽到那個耐不住靜等的。一種急促的呼吸聲。他馬上答應一聲：『哦！我來開門了！』就揀一塊平穩的地面，放下洋燈，用全身力量，放下門栓，打開了門；往外瞧，却是什麼鬼影子也沒有。

一天的靜和重。遠處有一陣兩陣像給這靜和重壓迫出來的狗聲，冷冷然直刺進自己靈魂底深處。湖邊纔在噪着的蛙聲也冷落了，僅有微風吹過草尖的細語。展在眼前的，祇是些搭在那污泥上埋在草叢裏的幾進破落的低矮的漁戶們住屋。有幾處屋上茅草，彷彿就要飛去，黑飄飄地浮在灰暗裏。路邊屋角的櫻桃樹，如同一幅闊大的淡墨畫，枝幹綽約，影簇簇靜停着。有幾枝枯老的樹枝上，還掛些曬乾了的灰白色腐草。路上全是些泥漿跟那豬糞羊矢。稍遠的左手路角上，有個兩丈轉圓的積糞潭。這時，在涼爽的夜氣下，它幽幽地發出一種臭豆腐干的氣味，一陣陣襲來。

杜清白，在門外孤另另地呆了老半晌。橋那頭送來一陣「霍咯霍咯」的站崗警察

底咳嗽聲，這才使他豁然驚醒，全身發毛，趕忙吐過一口氣，往屋子裏攢去。

『哦！是了！』把大門重復關上，他才發現自己的愚蠢。『這打門聲一定在後門。』他想。『平常有人打前進大門，自己屋子裏全聽不見。這回可不同啊？是的。現在得趕快往後門去。』他於是拾起洋油燈，揮動兩腿，放大步子，踉蹌地打過道走回去。

小院子裏流過一條淡淡的白光。他站下來，再聽，那老婆底懶貓似的打鼾聲，粗魯地在響。一會兒，碰碰的打門聲，果然也清澈地從後門傳過來。他靜住心，耐住氣，側下半個腦袋，再給仔細一聽，果然，那『杜老爺杜老爺』的叫聲，也分明在空中震盪。

『哦！我來了——我來開門了！』他馬上答應着。巴望一溜烟從中間穿過去。可是中間擺滿了素色的不會上過漆的椅子，桌子，板櫈跟那些木梯子破瓶罐。他倉皇地把洋燈放在桌上，自己紮住寢衣，跳過過間的地闊，幌着黑影竄出去。結在門上車輪子那麼大的蜘蛛網，就籠住他一頭。伏在壁角的蜘蛛，全以為秋蠅之類飛上了網，直從緣絲奔下來。他穿到後院子，又是一天的重和靜。他跑到竹籬巴板門那裏，側着板門聽，什麼聲息沒有，祇

有從湖心吹來的夜風，揀板門縫颼的削進來，他兩頰就如給刀尖割過，有點兒痛。

回到後院子中間站定。這回他禁不住心頭的酸楚，一陣陣往喉頭湧。兩眼濕潤潤地儘在作酸，作冷。一切都是空呵！一切都是幻影。然而別人家可多麼實在呀！穿着齊齊整整的衣服，梳着滑滑澤澤的頭髮，一手挽着塗脂抹粉，畫眉點唇的摩登愛人，一手揮着條手杖，瞿瞿地吹着口哨子，砉砉地響着皮鞋，胸前盪漾個顏色鮮明的圓證章，在湖裏各條馬路溜躑。彷彿一湖的秀色，全是爲他們點綴着安排着的，這該是多麼幸福呵！自己的企望，也並不奢。既不想該一輛汽車，在馬路上橫衝直撞；也不想置一輛馬車，把車廂刷的挺黑挺亮，叫穿着一身乾淨制服的車夫，鞭着一匹雄美壯茁的牡馬，叮叮噹噹響着鈴子，湖裏湖外兜個圈子賽闊氣。自己就祇要一個——一個圓圓的證章呀！然而，現在呢——

現在，在他底周圍，是一天地的靜和重。在這靜和重的壓力下，一聲二聲的響着那從室內傳出來的懶貓似的打鼾聲，跟那靠籬起着的小屋子裏發出來的豬叫聲。他就給飄在這種沉澱的叫入煩躁的聲音裏。

他不能再忍耐了。他甚至發現了這豬子底叫聲裏的嘲諷意味。『啊！說起來，我竟不如這豬子呵！』他嘟囔着，打了個寒噤，跳過橫七豎八堆在地上的木頭，悄悄地踱着回去。可是他還不會穿入堂屋，他就覺得後頸子上，有一種東西冷颼颼的在爬。他疑心是鬼找上身，一溜烟閃進堂屋。堂屋內燈光暗然！他急忙把燈入室，伸手往自己後頸子上摸去。一隻怪大的老蜘蛛，就爬上他手背來，他趕忙把手一揮，蜘蛛跌入長板桌亂書堆中。他不甘心這小東西的侮辱，氣憤因失望而愈高，他覺得有復仇的對象了。他非把蜘蛛弄死不可。

『是呀！』他想了起來。『我沒有一個證章，可向別人示威；難道我也沒有弄殺一個蜘蛛的權力了嗎？』他於是憤憤地向亂書堆中搜索這犯罪的小東西，可是這小東西竟像流星般消逝了，什麼影子也找不到。他更憤怒了，把所有的書，全拋到地上。忽然，在那桌面上，顯現了一個闊大的藍邊封筒，那封筒外面是這麼的寫着：

委任令一件

杜清白科員

牧民公署緘

他不禁哇的叫出。但還以爲自己在做夢，趕忙用手掩住自己嘴巴。耐住氣，全身發抖，再把那藍邊封筒翻過面來看，是：

中華民國三千年八月五日封

赫然幾個大字上面還蓋着「牧民公署之印」四個紅色篆字方印。

『八月五日，八月五日，那不就是昨天嗎？』他計算着，一點也不錯。前五天，是八月一日。他爲了祈禱自己命運，竟相信了自己不很相信的事，吃過一天的素。（雖然在他們平日的小菜中，絕少有葷菜上嘴）到昨天剛巧五天。但他還不很相信這委任狀會是真的，也許老婆故意開他頑笑，做這麼個虛玄。但他回頭瞧瞧老婆，她仍舊睡得十分香甜，且把身子曲成個弓字形，把圓屁股掛在床邊外。他不禁暗自發笑，再把這封筒打開，取出裏面心子。儼然是一張黃見紙的摺子。他翻開第一頁，但見上面潦草地寫着：

『委任令第三千九百六十號』

茲委杜清白爲本公署七等科員，派在總務司服務，此令。』

這以後，就全是空白。直翻到再末頁，又是一行：

『中華民國三千年八月五日』

的行書，上面也一樣蓋了個方篆印，旁邊還蓋着個「牧民公署署長商」天藍色木戳

子。

「啊！這決不會錯的，這也決不會假的！自己老婆斷然不能幹這事的。這麼個周到詳密。」他這麼一想，馬上就覺得這世界全屬於他了！他很想翻醒老婆，叫她分一份歡喜。但他不能忘掉剛纔老婆對他的奚落，他要揀個時間，給她嘗一嘗顏色！他把那摺子收在封筒裏揣在內衣裏藏好。他勉強耐住高興，吹熄了燈，把老婆往裏一推，自己就躺下床去——睡了。

東屏山在天際顯露了牠那青蒼的面目，沿山脚的大路上，這時開始有上城來的鄉下人。他們大都一邊趕着頭騾子，一邊挑着東西。騾子底肩上，有的抗着一大堆柴草；有的抗着蕃茹、芋艿、蔬菜等類雜物；有的則抗着滿包的麻袋，麻袋裏大概裝些穀子或是麥子。他們一邊叭叭地趕着，一邊不時唱些不成腔的歌調，有時一匹雄騾子，瞧到隊伍中有匹雌的，就會「唔啊——呃呃」的震人心肺地叫出。在它那倔強而悲苦的叫聲中，顯明地表露出它那乾渴得要死的性的欲求。趕騾子的他們，這時照例往那乾叫的騾子身上抽

了幾鞭，把它趕跑了幾步，這才讓自己唱出一套淫穢的山歌來。

大概他們把騾子趕到這古城底東門外的時候，他們不再前進了。他們把騾子拴在城外空地木樁上，卸下這些供給城裏市民的必需的貨物。自己溜進小茶館子裏去喝茶，吃大餅油條。靜等買主到來。這時候，那隔了個湖面的對面，就有一陣哄隆哄隆的鬧音，在空際震盪。接着，一匹漆黑的漫長的怪物，在荒郊上有力地在滾動，在衝鋒。而嘟嘟嘟嘟的氣笛聲也叫出了。這是從一個繁華的商埠——東方巴黎駛來的特別快車。它載來了一車昏昏夢夢的人們，它也載來了一車那商埠裏餓斃的「人畜」們所製造的各種各樣繁榮這古城的一切生產品。——於是這大而無當的古昔的皇城，又慢慢地一段一段醒過來了。先是各條馬路，在灰盪盪的空間，伸動着腿子。接着，影子似的獸站了老半夜的崗警們，開始把黑漆棍反剪在背後，一步兩步來回地散起步來。過後，作爲這古城的動脈的公共汽車，就在直伸着的各條馬路底腿子上，流動起來。於是像無數黑熊伏着似的所有屋子底隣近，都傳出各種不同的聲音：老媽子們底打風爐聲，太太老爺底喚人聲；小販

底叫賣聲；賣淫婦推動顧客的索錢聲；清道夫底推車打鈴聲；公館裏鸚哥底喚僕聲；男僕們跟女傭們底調笑聲；小汽車底放氣聲……全個古城活過來了。活過來了，那闊大的世界湖，也展開羅紗似的薄霧，清秀地露出笑臉。彷彿靜靜地休息了一夜，此刻她應該淡裝濃抹的打扮一番，賣淫婦似的，去招待一切來此盤桓的貴客了。

漁民們大都已经是在吃早餐。碗碟底琤琮聲，驚動了杜清白底老婆。真是一覺甜蜜的好覺！抹着眼醒來，却不料一向清早起來燒水給她洗喝的丈夫，還死睡在身邊。她坐起床，披了一件寢衣，棒一捧自己胖得緊咕咕的肚子，縮緊腰帶下床來。她賭着氣，好沒聲氣的推醒了杜清白。

『什麼時候了？什麼時候了？』杜清白一醒過來，便倉倉惶惶那麼問。
『什麼時候了？——虧你問得出來！你家裏底鐘呢？』老婆撇着嘴回。『就是我那隻金手錶，還不是給你送到當舖裏去了？』

老婆說着，大模大樣地走到窗前去。冷不妨雙腳踹在書堆上，險些兒一個倒栽葱。

『怎麼一回事呀！』老婆吃了個不小的驚，叫着。回頭往丈夫瞧去。丈夫一邊在匆匆忙忙穿衣服，一邊獨自個兒不住嘴地叫：『糟了！糟了！報到去，不會太遲了嗎？』這情景，可叫她呆稜住了。丈夫莫非此刻還在做夢？這一份癡心妄想，打哪時會收住呢！

『唉！你這個癡子呀！你在講什麼話呀？』這回，老婆總算帶一份可憐丈夫的口氣，問。『你說報到去，會太遲嗎？你往那裏報到去呵？』她一邊問着，一邊就把書拿起，仍舊給亂堆在桌上。

『到牧民公署去報到呀！』可是丈夫一臉正經地回說着。且穿正了長夾衫跟跑鞋。『哦！哈哈！你說牧民公署——是那個雙井巷牧民公署嗎？』老婆雖然憐憫着他，但也禁不住笑出了聲。但再看看丈夫兀自那麼個神色倉惶，她又不能不稜着眼，一手掩口，一手摀住桌子，面對着丈夫吃驚了。『唉！老天爺呵！這是打那裏說起的呢！你不是發瘋了嗎？』